

請掀開經本，一百八十面第二行：

【泯其所以。不可方比。止動無動。動止無止。】

從這個地方看起。銘文到此地是境界愈來愈高，多數都不是我們常識能夠想像得到的，全屬於功夫、屬於境界。修學，如果要想有成就，必須要循規蹈矩、按部就班的才能夠有所收穫。讀禪宗的語錄，這篇文章也屬於語錄之一，要記住它不是我們初學下手之處，可是這些原理我們明白了，在我們自己修學的時候可以不執著既得的境界，能夠放下，能夠把自己境界逐步向上提升，有這種功德利益在。

今天一開端這兩句銘文：『泯其所以，不可方比』。這兩句的意思，我們以《金剛經》的經文來解釋就多少可以體會到一些，我們如果真正的做到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的時候，那就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能與它相比了。再看六祖在《壇經》裡面所謂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諸位想想在這個境界裡面有沒有能夠比方的？凡是能夠比方，能所未泯。換句話說，能所沒有滅，沒消滅，都存在，才能夠做比方。如果能所都滅了、都熄了，心到極端清淨的時候，確實沒有法子相比，這兩句是說的這個意思。佛在經典裡面，在講經說法儀式裡面，所謂的有十二種體裁，我們一般稱為十二部經，十二部經裡面就有比喻，此地這個「方比」就是比喻。在經典裡面大家都曉得，像我們這邊印得有比較淺顯的本子叫《百喻經》，這是對初學人說的。這個境界要以念佛人來講，是理一心不亂以後的境界，那是無可比方。由此可知，事一心之前，還要說比喻；理一心以後，連比喻都用不上了。

下面兩句是講動靜，「止」就是寂靜。『止動無動，動止無止』，這個也是大乘佛法裡面常常所說的「即止是動，即動是止」，所謂動靜不二、動靜一如的境界。如果我們對《楞嚴經》要熟悉的話，你看《楞嚴》裡面「解六結越三空」到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」就是這兩句的境界，這個境界是屬於性定，楞嚴大定是性定、是本定。再給諸位說，這是常定，正是所謂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而且這個定還不是修得的（本心裡面的定，哪裡需要修，不是修得的），是法性本來具有的，我們現在失掉了。也許諸位要問，既然是性定，怎麼會失掉？如果說有得有失，決定不是性定，性定沒有得失，我們講失掉是迷失了，不是真正的失掉。即使我們覺悟了，性定、常定的境界，自己就能夠覺察到，自己能夠證實，不但諸佛如來是住在動靜不二之中，六道裡面這一切眾生哪一個不是住在動靜不二之中？於是乎我們自然就承認了，佛在大經裡面所講的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一點都沒錯。難就難在我們自己，在現在人講的，生活在相對的境界裡面，止不是動，動不是止，把它看作兩端，這兩端是對立的，於是乎諸法的實相，我們永遠不能夠證得。要硬把這兩樣東西看作一樣行不行？給諸位說，不行。為什麼？因為你還是在分別執著，像前面一句所講的，你能所未泯。所以這個不是勉強要這樣看法、勉強是這個想法，那不行的，那依舊沒有法子破除無明，這個必須要自己親證得才是真實的，而親證得，唯有一心。所以這些文句，可以說統統是理一心不亂的境界。

【兩既不成。一何有爾。】

『兩』就是剛才講的相對的境界，如果我們超越了相對，相對都是虛妄的，在佛法裡面淺而言之叫「邊見」。你看見思煩惱裡面「邊見」就是相對的，二邊，是非、邪正、善惡都是二邊，此地所講的「止動」也是二邊，二邊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二邊既然是

虛妄的，再問問還有個『一』嗎？「一」也沒有。佛對於二邊不得已而建立一個「一」，一心不亂、一真法界，這是不得已而建立的，離開了二邊，「一」也沒有。這些義理我們一定要明瞭，不明瞭總是障礙，障礙我們念佛得一心不亂，我們得不到一心，一心不亂裡面那個一也沒有，才叫真正的一心不亂。像六祖大師所謂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還有個一心不亂，那就是一個妄想，那就是一個邪見，依然障礙了清淨心。這個就是開示我們，一真或者講一心，確實它有體也有相，但是決定不能夠執著，執著就錯了。一心的體相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講得很詳細，講得很多，往後還有許許多多地方我們會提出來討論的。說明整個宇宙人生的真實相，無過於《華嚴》，可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每一句話都不能執著，執著就錯了，一切都不執著才能夠入華嚴的境界。再看下面：

【究竟窮極。不存軌則。】

這兩句話，諸位必須要記住上面這一句，『究竟窮極』是究竟證。什麼境界？如來果地上的境界，換句話說，等覺菩薩還有軌則。所以這個是我們千萬不可以誤會，我們沒有到究竟證的時候，我們必須要循規蹈矩才能成就。究竟證，所謂是「徹法底源」，到那個時候順逆自在，從心所欲，無非大道。這不是初學人能夠做得到的，初學人要是『不存軌則』，天下大亂。自己不墮在無明裡面就墮在邪見裡面，這個罪就造大了。「軌則」指的什麼？佛給我們所制定的，大小乘的律儀是軌則，四果四相是軌則，乃至於大乘法裡面像天台、賢首所判四教、五教，五十一位菩薩的階級都是軌則，這些軌則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都必須要遵守的。學佛之所以有障礙、之所以不成就，就是把軌則丟掉了，所以不能成就。我們看看古德，像蓮池大師、藕益大師，你念念他們的文章、念念他們的警策，真是苦口婆心，說明佛門怎樣敗壞，修學怎麼樣迷失了自己的方

向，我們讀了之後確實引發了很大的警惕，再要像這樣下去，學佛這條道路終極的目標必定是墮阿鼻地獄，這又何苦！這一說明是全迷了。

佛法教給我們是覺而不迷，是教我們從迷途當中覺悟過來，這是佛法。而不是教我們愈迷愈深，不是教我們日子愈過愈苦，所以學佛我們要明理。單說這個明理就不容易，不要以為好像我們天天在聽，聽了有的時候把意思誤會了、曲解了，說一聽就明白、就懂得了，畢竟是少數當中的少數。那求解究竟是什麼方式最合適？諸位要是展開經本，你就應當看出來，在整個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我們很少看到佛給大家講經，沒看到，而都是什麼？他的學生提出問題來了，佛來給他解答。你看這一切經展開，一問一答，斷疑生信。所以佛陀當年在世，他們的法會統統都是研究討論會，所以有受用，聽不明白反覆的來辯論。這種情形，諸位在《楞嚴經》上看得最清楚了，都是在反覆辯論，所以才能把這個疑惑斷除，信心增長，奉行不渝，這個是真正的修學。在近代研究討論的風氣已經很少了，所以變成什麼？講經，講者只管講，聽者只管聽，講完就算了，聽了也沒意見，好像都懂了，其實都有問題。我們也想改改方式，這個我在講席、在過去都曾經提到過，但是沒有人響應。試辦了幾次，辦不通，沒有人響應，反而不如在大專講座裡面，他們還有研究討論的課程、時間。今年暑假我們辦《金剛經》的研究討論會，希望我們這邊的同學要注意到，特別是我們的會訊。我們的對象是暑假當中的老同學，是以老同學為主，人數不拘多少，十個八個都可以。暑假我們已經約定了，每一天四個鐘點，同學們互相討論，研究討論；另外四個鐘點，我給大家解答問題。我們沒有其他的課程，期限是一個星期，這種方式就跟佛陀當年在世教學義趣就很接近了。所以研究討論會是幫助我們解決疑難的，破除我們疑惑的，

幫助我們修行，幫助我們開悟。學問學問，學就要問，不問，到哪裡去學？學就要問。

我們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他到處去請教別人，遇到人他都提出問題來請教，這都是我們的榜樣。佛門裡面稱為當機者，當機者就是天天有問題，那真是當機者，這是教學當中主要的對象。程度不夠的，提不出問題；還有一種就是完全都明瞭了，他沒有問題，他全都懂了，這種人沒有問題；另一種統統不懂，他也沒有問題，這都不是當機者。我們聽經聽久了，漸漸入門了。漸漸入門，問題就愈來愈多，這是必然的現象。如果我們的問題沒有了，表示我們沒有進步。除非真正是大徹大悟了，那沒有話說。若非大徹大悟，問題天天增加。到徹底悟了，像永嘉大師所說的，「大悟不拘於小節」。這講順逆皆自在，那是大徹大悟以後的事。所以這兩句經文，我們要明白它的意思，不能學。底下兩句：

【契心平等。所作俱息。】

『契』是契入，心境相應了，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得道了、證入了、證果了，證的什麼果？『平等』。本具妙心，平等一如，這個時候境界所顯現的，一切法無非佛法，一切所做皆屬無為妙行。所以經上常講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這個境界是契入的時候才現前。而我們自己修行，可以拿這一句話來勘驗自己的功夫，我們在境界裡面是不是漸漸趨向於平等，就是一切的差距是不是逐漸逐漸的縮小了。這句話還是不容易體會，我們再講得粗淺一點，就是你的分別心、你的執著心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淡一些？如果一天比一天淡就是有進步，境界就好。如果一天比一天增長，那就背道而馳了，那就走錯路了。大乘佛法修學的綱領就是六波羅蜜，六大綱領要把它修到究竟圓滿叫六波羅蜜，波羅蜜是究竟圓滿的意思。布施是捨、是放下，我們哪一條最放不下的，先從那裡下手。就跟治病

一樣，先治最重的，這病要命，要命的病要先治，然後再治不太重要、不太要緊的病。這害病，大夫用藥的時候，他懂得這個道理，修行亦復如是。我們講布施，布施講放下，我們哪一個毛病最重，先從哪裡放下，我們把財看得很重，先把財捨掉；利看得很重，先把利捨掉；名看得很重，就先把名捨掉，這叫修行，這叫修布施波羅蜜。

昨天我們在《華嚴》裡面說得很詳細，雖然是略說，諸位真正能夠體會就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是個真正的修行。你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換句話說，你不曉得怎麼修法。經論裡面所講的，那是大綱。這些綱目，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這叫修行，我們才能夠得到受用。終極的目標，就是要達到平等心、清淨心現前，這是修行的目標。所謂是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三心圓滿了，這是地上菩薩，這才登地。此地講「契心平等」，要是以一般說法，圓教初住菩薩，別教初地菩薩，念佛法門裡面理一心不亂就到這個境界了。

『所作俱息』，這個「息」不是說什麼都不做了，而是「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」，事有做，心清淨。所以「所作」，他天天在做；「俱息」是心清淨。心裡面一念不生，離開了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勤修六度，利益眾生，所以這個行叫妙行。釋迦牟尼佛示現在我們人間，壽命八十歲，就跡相上來說，他所示現的是三十歲成佛，從三十歲一直到他入滅，五十年，我們一般說四十九年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連頭帶尾都算五十年，從來沒有休息過，天天在作，是「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」，所以稱之為「所作俱息」的妙行。愈是到心清淨平等了，他所做的事愈多愈圓滿，換句話說，做得愈好愈認真，這才真正叫「無作而作」。他不疲勞，他不疲倦，原因什麼？他心清淨，所以他不累。做一點點事情就累了，心不清淨，心裡面有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所以他有疲厭。我們讀《普賢行願品》，

你看願願到後面的時候無有疲厭，他為什麼無有疲厭？他作就等於沒作，沒作你不疲倦，作了還跟沒作一樣，所以他不疲倦，這是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都可以給我們做見證的。到這個時候是：

【狐疑淨盡。正信調直。】

所有的疑慮完全沒有了，心到清淨了，清淨心就是『正信』現前了。我們自己常常稱為「正信」佛教徒，「正信」的佛弟子，心裡面對於佛法還有疑惑，那怎麼能叫正信？此地也說出正信的標準，再要說得嚴格一點，這是一切大乘經裡面常常講的，信自心是佛，不向外求的，這叫正信。不相信自心是佛，起心動念都要向外攀緣，祖師說得好，縱然是弘法利生，一天到晚講經說法，砌大的寺院，接引多少出家人，還叫做邪信，不叫正信。我們可以這樣說法，像我在洛杉磯所提出來的，我那時候深深感覺到，當前的佛法一共有三種形態。這三種形態當中有兩種不信自心是佛，起心動念要向外面去攀緣的，一個就是宗教的佛法，佛法變成宗教了，是迷信，那個不是正信；第二種是學術，也不是正信，為什麼？因為他用識不用根性，完全以六識分別執著一切法。真正的佛法他是離心意識的，他所求的就是自己的清淨心，自己的本定，這叫做正信。從釋迦牟尼佛代代相傳是傳統的佛法，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學術。我們知道眼前在全世界的佛法有這三種形態，我們自己是走的哪一條路，這個裡面真正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。

可是我們講到『疑』，正信裡面也有「疑」，為什麼？正信裡面的境界我們沒有證得，當然有疑惑。可是疑惑不怕，疑惑可以存疑，我們依照佛的理論方法，精進的去修學，到時候，所謂是一旦開悟的時候，這個疑就斷掉了。像禪家所謂是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」。可是這個疑不許你去胡思亂想，胡思亂想裡面是增長邪見，不能開悟的，是障礙你開悟，不能夠斷疑生信的。再給諸位說明，

教下你有疑問提出來，善知識會給你解答的；宗門裡面你有疑問提出來，他不是把你罵一頓就把你打一頓，不給你說的，這是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式。禪宗是叫你親證，所以不給你說，你證得了之後你說出來，他給你做證明，給你做印證，這是禪宗方法。教下雖然給你說出來，說出來你的疑問是不是就沒有了？不是的，疑問還存在，為什麼？因為你自己沒有證得這個境界。所以教下的講經，不要說是歷代祖師，連釋迦牟尼佛當年講經，佛在比喻上也說「黃葉止啼」，你想想這個味道。由此可知，無論宗門教下都必須要親證才叫做悟入，自己不能親證這個境界，那不叫開悟，不叫做斷疑。

這個地方兩句話，這個「信」字實在講就是悟，悟了就信，疑的時候就是不悟，當然也不信。諸位要知道，信佛的人幸福，生活美滿，法喜充滿。信佛的人一天到晚起心動念、一切造作皆是六波羅蜜，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，他怎麼不自在？所以這個「信」字不簡單。我們一天到晚還很苦惱，那是不信。所以這「信」裡面代表的什麼？正解，正行。沒有正解與正行就沒有正信。所以正信底下有兩個字叫『調直』，「調」是調理，『直』就是菩提心的根本，直心，直心是道場。古人告訴我們，衣食可以忘，性命可以捨，正信不能夠一刻沒有。經上也說得好，它用比喻說的，說「假使熱鐵輪，於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」，這四句偈許許多多同修都記得，這是講地獄裡面的苦報，遭受這麼大的苦難，他不失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正信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邪見生疑，正信斷疑。

【一切不留。無可記憶。】

『留』，這是留在心裡面。世間法要記憶，所謂「為學日益」，一天要比一天記得多，像我們中國古人所謂滿腹經綸，他的肚子裡東西多。可是為道就不相同了，說「為道要日損」，換句話說，



一天要比一天減少，少到所謂是一絲不掛，就是此地所講的「一切不留」。為什麼不能留？諸位要想到《金剛經》的三心不可得，你就明瞭了，不應該留。想到諸法因緣生，生即無生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森羅萬象，看到好像是有，其實皆無自性，覓之了不可得。必須要明白這個道理，明白這個道理對我們修行人來講有一個很大的幫助，就是把這個得失的念頭就淡了。

我們今天講修道，你念佛，你心裡面想著（求著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心裡想著一心不亂，你為什麼不能成就，最大的一個煩惱就得失的心太重了，得失是屬於愚痴，是屬於貪心。愚痴是什麼？不明事實的真相，一切法本來就不可得，不可得裡面偏偏要求得，怎麼能得到？好比我們作夢，作夢的時候因為不知道是作夢，把那個夢當作真的，在那個夢裡頭拚命去追求，要想得到些什麼，夢醒了，曉得是假的，什麼也得不到。諸位再想想，正在作夢的時候追求能得到嗎？所以不管你醒與不醒、覺與不覺，統統得不到。你以為醒了得不到，作夢的時候得到，那佛也拜你做老師了，為什麼？有可得到的！得不到，什麼都得不到，名聞利養、財色名食睡一樣都得不到，所以佛給我們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你能常常作如是觀不愚痴了，就不痴了，換句話說，你有智慧了，你在境界裡頭不迷了。不迷怎麼樣？不貪了，不貪就不瞋；貪不到才發脾氣、才瞋恨。換句話說，你三毒的煩惱就輕了，先是輕，慢慢慢慢就斷了。三毒煩惱斷了，三善根現前了。無貪、無瞋、無痴，這三善根。三善根現前，你可以學佛了。為什麼？你看經上一開口「善男子，善女人」，那你就有分了。如果你還有貪瞋痴，那善男子、善女人說的是別人，我沒有分，我只在那裡旁聽而已，佛講的那個都不是為我說的，佛講的那些話是為善男子善女人講的。善男子善女人的標準就是沒有貪瞋痴，知道一切

法裡頭了不可得，在一切法裡頭沒有得失的觀念，沒有得失心，這個是善人。再要增上，發菩提心，執持名號，求生淨土，那叫上善之人。所以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中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。

我們自己要把這幾句話要記清楚，假如我們貪瞋痴慢都還沒有斷，縱然一天念十萬聲佛號，一天拜三千拜阿彌陀佛，你想想看，西方極樂世界能去嗎？到那邊去了，人家個個都沒有貪瞋痴，就是你有貪瞋痴，你跟人家就合不來，不能相處，格格不入。那我們要想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要培養自己的上善，這個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念佛才能念到一心不亂，才能夠與西方極樂世界天天通消息。所以要記住，把一切的妄想執著統統放下，這就叫『無可記憶』，心就清淨了，智慧增長了，煩惱就減少了。如果天天記著這個人對我很好，那個人我討厭他，你是天天增長煩惱，不長菩提。增長貪瞋痴慢，在學佛的途中，無濟於事的。

【虛明白照。不勞心力。】

這兩句話是緊接前面來的，到心清淨了，所謂『虛』是無可記憶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一無所有。像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這個「虛」就是一物都不存，心清淨了，清淨心起作用就是觀照，就是智慧。『明』是智慧，像六祖見五祖的時候說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」，「虛明白照」就是常生智慧，他不要用心、不要操心的。我們現在想求智慧，一天到晚急得不得了，怎麼樣才能開智慧？要勞心勞力，結果所生的都是煩惱，智慧沒有。所以諸位要記住，智慧是從清淨心裡面生的，智慧是從本來無一物裡面現前的，所以經教不能研究道理就在此地。研究什麼？研究用心了，用心就落在第六意識上去了，落在第六意識上你那些知見都叫邪見，清涼大師所講的「增長邪見」。你要用心的話增長邪見，你要不用心的話就增長無明，這個時候怎麼辦？給諸位說，用心跟不用心是兩個心，你

用心增長邪見，你用的是第六意識的妄心，增長邪見；不用心的話，你不用真心，你增長無明。真心是什麼？就是交光法師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「六根根性」，那是真心，在眼叫見性，在耳叫聞性。你要用心就增長邪見，那個心是識，眼識、耳識，你要用八識就增長邪見；你要不用真心，你就增長無明，是這麼個意思。

所以祖師教我們捨識用根，根的作用是「虛明自照」。『不勞心力』，「心力」就八識，不需要這個。這也是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醒諸位同修，我們自己修行，換句話說，自己過日子，在日常生活當中用六根根性不用八識，這個叫修行，做什麼都自在，對待別人的時候，從清淨心裡面變現清淨的八識來應付別人。所以諸佛菩薩他有沒有八識？有，他八識不是自己用的，八識專門是為了教化眾生的，因為真如本性不能教化眾生，必須要變現成八識才能夠與眾生交通。所以九法界有情的眾生與他們交通是要靠八識，那是工具，是他受用而不是自受用。凡夫怎麼樣？從自性當中變現出八識，結果把八識自受用了，真如本性忘掉了，這就叫凡夫。所以諸佛菩薩跟我們有什麼兩樣？實在講沒有兩樣，一個是明瞭，一個是迷惑，明瞭就叫佛菩薩，迷惑就叫凡夫。明瞭的人虛明自照，不勞心力；迷惑顛倒的人虛明識照，勞心勞力，這個是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底下的兩句：

【非思量處。識情難測。】

這是總結前面的話，接前面的境界，前面境界不可思議！性跟識實在講是一個東西，不是兩個東西，心性是一體，性識也是一體。諸位要是把剛才的話要聽清楚了，你就能覺悟。自受用叫六根根性，他受用叫六識，六識跟六根根性是一不是二，不是真有兩個東西，是一樣的。我自己受用的時候就叫真心，他受用的時候叫識心，真心跟識心是一個心。識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識心，悟了是一

，迷了說二。說真、說妄，迷的時候說二；悟了的時候不二。所以稱之為『非思量處』，就是佛法裡面常講的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因此八識也叫如來藏，二是一。講到識心是以八識為根本，前七識都是屬於枝末。換句話說，八識是體，前七識是作用，作用裡面還有作用，那就叫心所法，與它相應的心所。這些枝枝葉葉在唯識經論裡面有很詳細的討論，諸位要明白可以讀唯識經論。這個地方跟諸位說明就是一不是二，悟了叫如來藏，叫真如本性；迷了叫阿賴耶，叫八識。《華嚴》裡面講「萬法唯心」；《唯識論》裡面「萬法唯識」。由此可知，「生法本無，一切唯識」。

古人有一句很感嘆的話說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來認識神」。這個話的意思，就是學道的人他不曉得真如本性，他不認識他本來面目，原因在哪裡？原因就在他從來都是把識當作了真心，特別是把能夠思惟、能夠想像的，把第六意識當作自己的主宰，那怎麼能成功？所以我們必須要認真的反省，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，到底是誰做主宰，如果還是第六意識做主宰，要想明心見性做不到，要想斷煩惱、證菩提也做不到。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出頭，那就是持戒念佛，帶業往生，只有這一條路，除這條路之外，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的，因為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需要離心意識，這是我們必須要覺悟到的。

今天這個世界上的大災難是愈來愈近了，你們看看報紙、新聞廣播，美、蘇飛彈天天在增加，天天在求進步，到處都在布署。我在美國，那邊的同修也告訴我，他說這個核子戰爭說不定什麼時候爆發。為什麼會爆發？他說有兩種可能，一種就是什麼？那個守武器的、守飛彈的兵有神經病，按一下鈕，砰一個出去了，馬上就打起來。你這一個飛彈出去，那邊就報復，來不及商量，馬上戰爭爆發，幾個小時世界就毀滅了。現在有神經病的人不得了，你看看昨

天報紙上登的，我們台灣四分之一，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神經有問題；美國更多。這莫名其妙，三次世界大戰你問為什麼打的？不知道，沒有理由，莫名其妙打的，這個在佛法叫「共業所感」。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的總統，領導的人說：忍受不了了，脾氣一發了，就打起來了。事情很麻煩！

今天八萬四千法門講別的方門來不及了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加緊拚命的來修淨土法門。在此地，我們講席裡頭最注重的就是《彌陀經疏鈔》，我們這一遍講完了，從頭再講，周而復始，永遠不中斷。國外最近幾乎天天都有信來，希望我什麼？希望我能夠趕快到美國再去給他們講經。我過了年再去，講什麼？也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講別的東西來不及了，不能高談闊論，老實念佛要緊。所以我們底下發起印《彌陀經疏鈔》，就《疏鈔演義》。我們現在《疏鈔演義》大概還有多少？三百五十部。我們要再印，其他的經我們都不印了，我們印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，將來帶到國外去流通，叫他們去多念佛。他們所需要的本子，不能像我們這個本子，我們本子太厚了、太大了，他們一看到就害怕。所以我想我們再印什麼？把它印成一本，兩本印成一本，用聖經紙印，聖經紙很薄，所以兩本印成一本大概厚度只有我們現在的一本，恐怕比一本還薄一點。本子可以縮小，縮小一半，像我們印皈依證上的那麼大，我們皈依證是六十四開的，那個字就可以了，本子小，寄到外面去方便，所以這個郵費可以省很多。我們在這個地方來發起，希望大家發心，我們來印《彌陀經疏鈔》袖珍本的。我們印個兩千本，希望將來美國我們贈送一千五百本給他們，我們自己留五百本就夠了，勸他們多多的念佛。現在台中蓮社念佛的錄音帶，已經在美國那裡普遍的轉錄了，這是我上次去帶了一個，所有幾個地方統統都有轉錄。現在急需的就是《彌陀經》的講義（就是《疏鈔演義》），這是《彌陀

經》註解裡面最好的一種，希望我們大家來發心。  
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